



乡愁底片

■郭宏景

炊烟

又一次梦回家乡，看见了老家房顶上久久不散的炊烟。

三十年前的孩童时代，每每从学校放学、去地里拔草、到村头拾柴归来，抬头看到村庄上空升腾的一股股炊烟，心里都会涌起温暖的自豪感，知道家里的粗糙饭菜快要熟了，那袅袅飘荡的炊烟中有我拾回的柴火的贡献。那时绝没有饭菜质量怎样、是否营养的概念，能在日升日落间看到炊烟的聚散，能在劳累之后饱饱吃上一餐，无论对于勤苦劳作的成年人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都是无比幸福的事。

就着粗茶淡饭，我像乡间的小树苗一样扑棱棱地生长着，终于，出门求学，外地就业，而家乡的众多景象却越来越深切地留存、定格在了脑海中。比如炊烟。实在抵不过浓烈的思乡情时，我便寻找借口，收拾行囊，不顾春运颠簸，千里跋涉归乡，只为看一看亲人，听一听乡音，闻一闻家乡柴草化成的烟火味道。

我曾以为，这能让游子踏实平静的烟火滋味，这与村庄一同呼吸吐纳的袅袅炊烟，会像时光一样，无声无息地走向永恒，但不知道何时，村里拾柴火的人少了，有的人家用上了煤火炉，方便省事的煤火慢慢改变着村民的生活习惯，村庄上空的炊烟越来越单调孤独了，甚至，有的人家干脆拆掉灶间的烟囱，换上了像城里一样的抽油烟机。

每到饭时，家家厨房里的嗡嗡响声替代了房顶上的袅袅炊烟。别说是老地锅，就连风光一时的煤火炉也逐渐被更快捷、干净的燃气灶所代替，家家解放的不仅仅是拾柴烧火的老人和孩子，还有再也不用烟熏火燎的“女当家”。曾经只供温饱的锅灶里，也不再是单一乏味的大锅饭，而是花样不一、品类各异的小炒与美食。更想不到的是，现在村里人家办事，都到街上的饭店招待亲朋了，村里的年轻人还时不时地要份外卖呢。

真是恍如隔世啊！现在的孩子，怕是再难见到轻盈缥缈的炊烟了，在他们的饮食乡愁里，是那吱吱作响的炒锅飘溢出的诱人的饭香，而这种记忆，也应该像炊烟一样，深入孩子们的骨髓，并在梦中留恋吧……

茅屋

曾经，土坯墙、茅草屋是中国农村居住环境的真实写照。我已有的四十多年人生光阴，前三分之一体现在土墙茅屋中度过的，对所谓“冬暖夏凉”的茅草屋，心里始终有着难以尽说的复杂情感。

听父母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的婚房是父亲和叔伯们一滴汗和着一捧土，辛辛苦苦营造的一间半土坯茅屋。在那里，我们兄妹四人从出生到学步，再到牙牙学语，承受父母恩情，初尝人世冷暖。寒冷冬天，父母亲把我们围在墙角土炕上取暖；闷热夏夜，母亲用蒲扇为我们驱蚊送凉。我和小妹曾多少次抗议：为什么要在屋里垒一堵墙（夹

山）？为什么不把窗户开大一点？我幼小的心里，对小草屋深深抵触，觉得它是那么低矮狭窄、昏暗憋闷。

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家里迎来了一个大事件。勤劳的父母在亲友邻居的帮助下，建造了四间砖包墙、瓦接檐的新房！看着崭新的房屋和宽大的窗户，闻着房顶茅草散发的清香，想着兄弟仨再也不用挤一张床，我的心里也变得明亮、舒爽了。

喜事接踵而来。在我高中即将毕业时，家里又翻盖起了新房，这次，是明三暗五带廊柱的混砖瓦房！但我却没有了儿时难以抑制的激动和新奇，只是觉得，房屋这么大的事，父母说盖就盖起来了，看来家里的条件是好转了。

曾听专家介绍，土坯茅草房当属建国后第一代民居，解决的是人能住的问题，而混砖瓦房是第二代，解决的是住得好的问题。可话音未落，很多乡村的瓦房已经变成了楼板平房，我家的前后四邻还建起了气派、敞亮的楼房，如果划分，应该属于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了吧。更何况，听说村里好多年轻人还在城里小区买了套房，这更无法划代分类了。

其实，无论是几代房屋，都自有历史的痕迹。当漂亮的楼房替换了老旧的茅屋，当坚实的楼板和精美的瓷砖取代了茅草的清芬，期望人间的浓浓亲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深切感念永远不要改变。

架子车

说起架子车，我仿佛又看到了家乡众多平凡、质朴的庄稼汉的影子。

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架子车由车架和轮胎下盘组成，拆卸方便，敦实耐用，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农村必不可少的劳动和运输工具。农忙时收割、拉打、晾晒，平常向地里运送肥料，往家里搬运粮食，它都是“棒劳力”。曾经的农田大会战或者水利建设工地，数万辆架子车往来穿梭，那场景是何等的震撼和豪迈；坎坷田间，男人前头奋力拉车，女人后面尽力助推，懂事的孩子挂上车襻努力帮忙，又是一幅怎样苦中有乐、温馨感人的画面！

终于到了农闲时节，该歇歇了吧，可架子车还另有用途：装上农产品赶集逛街，架子车堪称“行走的小超市”；铺上褥子，就是新媳妇走娘家的“豪华座驾”；把车架反靠到墙上，分明是一架实用的梯子；轮胎下盘可以被孩子们当杠铃健身，当玩具推着跑……更神的是，几个孩子运用简单的杠杆原理，可以前后压着架子车当跷跷板，腿一蹬地，一蹿数丈远，在乡间的土路上洒下满地的欢笑。

因为年龄小，我没有赶上与父亲去矿上拉煤，但后来的赶集卖水果、进城交公粮、盖房拉砖头，都让我汗湿车把，记忆犹深。手上打着血泡，车襻深深勒进肩膀，架子车驮着生活的希望，缓缓走过漫漫岁月……

东方风来满眼春。在踏入新世纪的门槛之前，乡村里笨重的架子车渐渐少见了，田间奔跑着的是各种播种、收割的农用机械，修整平坦的村路上畅行着

农用三轮车、电动摩托车。最近回老家得知，前院邻居家不仅买了面包车，年前又添置了十吨大卡，跑起了长途货运；后街的发小儿全家在厦门跑出租，家里有了五辆车；打工的乡邻节日返乡，村路上还会堵车呢。真是一变千年，机轮的轰鸣转动间，生产节奏明显加快，农村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十多年，跨越了千百年走过的路程，劳苦的架子车没能跟上发展的节奏，被时代淘汰了。但我分明感觉到，在历史的巨变中，有着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勤劳因子，更有架子车一步一步走过沉重岁月所打下的坚实基础。

缝纫机

母亲有件心爱之物——一台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产的上海“飞人”牌缝纫机。

说起这台缝纫机，也和架子车一样，是我家生活中的功臣。就是现在，母亲还不时用它做鞋垫、香包、虎头鞋等小件。双手抻着布料，两脚轻踩着踏板，那从容舒缓的“咔嗒咔嗒”声，既是日常生活的咏叹，更像是时代发展的合奏。

早在添置缝纫机之前，全家人的冬棉夏单、鞋帽手套、书包被褥等几乎所有针线活儿，都是由母亲手工来做的。多少个雨雪天，母亲在家纺线织布，裁衣缝补；多少个不眠夜，母亲在油灯下纳鞋底，做针线。在母亲的苦心打理下，即便一块补丁，也是整齐干净，针脚均匀，让我们从未因身上的补丁旧衣而自卑过。不但不自卑，我们对母亲使用的针线簸箩，乃至锥子、顶针等都满怀着敬意。

有心的小妹，上班第一年攒钱为母亲购买的这台缝纫机，在当时仍是农村人眼热的“四大件”之一，可以想象，母亲对它的喜爱。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把这份喜爱加倍地倾注到了我们及下一辈的身上。她的三个孙子，都是穿着她亲手缝制的小内衣、虎头鞋长大的，也都曾对她熟练操作缝纫机充满了好奇。

然而，几代人都关注、享用的缝纫机慢慢受“冷遇”了。不只是我们不忍心年迈的母亲再费神劳作，单说现在物资极大丰富，还有什么不能购买的呢？母亲不知道，就是小小的缝纫机也早已升级换代了，各种电动的、流水线制衣设备，其效率非人工可比；现代化大型机械加工生产出的服饰，花色品种繁多，款式新颖，做工精美，足以让人挑花眼。更何况还有便捷得不可思议的网络预购、私人订制等，既时尚美观，又个性十足，直让人感叹“今夕何夕”！

不过，迅猛发展的社会中，曾经用一针一线量苦涩岁月、用汗水和心血打拼沉重生活的父母前辈们还在眷恋着像架子车、缝纫机这样的老物件，而经历时代深刻变迁的我们，穿着母亲用缝纫机做的针脚密实、温暖舒适的纯棉鞋垫，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该遗失乡愁，更不能忘却来路！

咱周口的村庄

■雷鸣

四十年改革开放
咱周口处处是
变了样的村庄
不见了麦秸盖顶的土屋
满眼是两三层的楼房
私家车再不是城里人的专享
农家的院前屋后
停了一辆一辆又一辆
周口的农民跟全国人民一样
感恩中国共产党
是四十年前的那一声春雷
惊醒了这贫瘠的村庄
是利国利民的改革开放春风
催开了这三农发展的
百花齐放
昔日土里刨食的周口农民
田间春雨浇忧愁
烈日盛夏摘太阳
敢冒秋霜打衣袖
更耐冬寒缺棉装
吃的窝窝头喝的红薯汤
他们有梦
但梦上十天十夜
也梦不到今天的模样
今天滑板找到了少儿郎
微信视频爱上了老大娘
法国香水入闺房
金利来皮尔卡丹
已是平常衣裳
正规的场合还是咱
立领中华装
但是
楼房的檐下
还有几间透风漏雨的矮房
村头村尾还有
几个病弱的老人
左邻右舍还有几户
意外残缺的家庭
他们被贫困阻断了
前进的步伐
无奈地守望着
守望着那久不开花的梦想
十三亿人一个都不能少
习主席感天动地的情怀
关注着每一个贫困的家庭
关怀着每一个待助的生命
精准扶贫让每一个贫困家庭
都走出困境
让每一个待助的生命
都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
一时间修桥铺路改造危房
裁李培桃送猪赠羊
致富的人儿把幸福写在脸上
把感恩融入心间
从此
一万个
百万个
千万个声音
在周口的上空回荡
感谢祖国
感恩中国共产党
四十年改革开放
咱周口的村庄
真的变了样



与改革开放